

陳可「夢·露」香港首展

藉一代美人剖析自我



■陳可展示「密林」個展中的作品。

從透視自己，到以「我」的角度來審視他人，若將「弗里達·一個女人」和「密林」個展視作陳可從「畫自己」到「畫他人」的轉型之作，那目前在貝浩登（香港）畫廊首次展出的最新作品「夢·露」系列則是她在觀察之後，對自我更深刻的剖析——我看見你，也看見我自己。 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■展覽中唯一的裝置是陳可與夢露的連接物。



■大幅畫作中的夢境是陳可想像中的樣子。

陳可生於四川省通江市，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並取得碩士學位，現工作生活於北京。從四川到北京，她看到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包容的文化氛圍，找到了一群和她一樣赴北京圓夢的志同道合的「北漂」，也經歷過地獄般的霧霾，「我藉用狄更斯的話來描述：這是最好的城市，也是最壞的城市。我在北京遇到很多有趣的人和事，但霧霾時也可以清楚感覺到自己吸進去的每一口空氣都是有毒的，想逃離的感覺在懷孕時最為強烈，終於等到霧霾過去，看到藍天白雲時我覺得自己又回到了天堂。」她說。

陳可的畫展大多在北京，她曾於2013年首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博覽會中呈現個展「弗里達·一個女人」，而此次「夢·露」油畫展則是她的香港畫廊首展，她特別選擇寶藍色的背景牆，既古典又夢幻。她說自己並不在意展覽的地點，也暫時沒有為日後的展覽做規劃，她更想安靜地繼續創作「夢·露」系列，將內心畫面更完整地表達出來。

如夢似露

「少女夢露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目光，純真陽光，又有點退縮與羞澀，像陽光下的影子，有明與暗的兩面，和她後來標誌性的性感樣子判若兩人。」陳可與夢露緣起於一本攝影畫冊，被吸引後她又讀了夢露的自傳及查閱更多資料，最終將目光聚焦於「夢」與「露」：「夢是夢露的夢，是她、也是當時無數年輕女孩的美國夢、好萊塢夢，有的時候我們需要造夢，來支撐自己更好的活下去。」展覽中的大幅繪畫是對夢的呈現，描繪夢露的童年、少年、中年與暮年，不同時期的夢露有不同的夢，現實的風景在她的夢中、

在畫家的筆下被改造，以不合適的比例製造模型感，更類似一種記憶碎片的拼湊，是內心短暫美好的風景。她特別在這些夢境的油畫中寫上夢露自傳中的句子，進一步闡釋她的心情，如在《1955·紐約·29歲》中，夢露說：「在好萊塢的夜晚，當我朝外眺望時，我常常會想：一定還有無數的女孩像我這樣孤單地坐着，夢想着成為電影明星。但是我不擔心她們的威脅，因為我是最努力去夢想的人。」

另一方面，「露」則代表真實，與夢的來源對立。「真實的人生，抵不過肉體與精神的脆弱，以及人處於特定時空中的局限。逐夢的快樂以及隨之產生的樂觀和活力，最後還是沒辦法消除不幸童年留下的陰影，悲劇性收場似乎是一種宿命。她生於黑暗之中，內向而不安的陰暗面始終纏繞着她，她盡力展現自己光亮的一面，但她的內心深處的諾瑪簡的負面影響揮之不去。」展覽中的小幅肖像是「露」的呈現，一個人外貌與內心世界的變化，以及冰涼的現實，從這些碎片似的肖像中折射出來——如同畫作《夢露在無名街道》中，精心打扮的夢露似乎剛參加完一場盛大的宴會，正獨自走在黑暗的街道，一臉落寞。

返璞歸真

與之前的「密林」個展的多方面嘗試不同，在「夢·露」系列的繪畫語言上，陳可只用了最基本的素材——畫布與顏料，減弱了以往作品中綜合材料的痕跡。「一方面想減去不必要的干擾，貼合這個紀錄片似的主題。另一方面也是我作為一個畫家，對繪畫語言持續性的興趣研究。在繪畫逐漸被加入太多『佐料』的今天，反而促使我去找一些本源和樸素的東西，就像大魚大肉吃得多了，也會懷念清粥小菜的美

好。」她笑說。

展覽除展出11幅油畫作品外，還有一個打開的木盒裝置，一邊畫着這樣一句話——我看見你，也看見我自己。她解釋說：「這件作品是整個系列最後完成的，它也是我與夢露之間的連接物，是她使我更好地發現自己的內心殘缺。在這個系列的創作過程中，我曾一度無法自拔，有被夢露靈魂附體的感覺，在某些方面與她對人生、世界的感受和觀點相契合，彷彿畫的正是我自己，我自己的夢和面對的現實。但這並不是我想要

■《夢露在無名街道》，2016



■《1955·紐約·29歲》，2016

的，於是及時地將自己抽離出來，如果不這樣做，可能畫面上呈現的又是我之前作品中的那個小女孩，而不是夢露。」她又補充道：「『夢』系列的創作難度更大，也更複雜，有些作品中的夢露不太像，我不在意這些，我想要的就是似像非像的感覺。」

反性別標籤

陳可並不否認女性藝術家有着獨特的敏銳度，但卻反對以性別作為展覽的遴選標準，「藝術家的特點應該是自然地流露出來，而不是刻意凸顯。我其實反感將藝術家以性別分類歸納，譬如有些策展人辦的一些女性藝術家主題展，參展的不乏優秀之作，但也有不夠好的。」

她曾說過，好的藝術家應該是孤獨的，這種「孤獨」代表着創作的獨立和自由，無論是否有摯交好友，無論是否已為人妻、為人母，她都習慣將自己鎖在畫室內創作，隔絕一切的打擾。未來會將創作的目光轉到自己的小孩身上嗎？她回答說：「身邊有些女畫家會這樣做，我不知道未來的自己會不會這樣，但我不想單純因為他是我的孩子而作畫，而是要考慮他身上有沒有可以觸動我的點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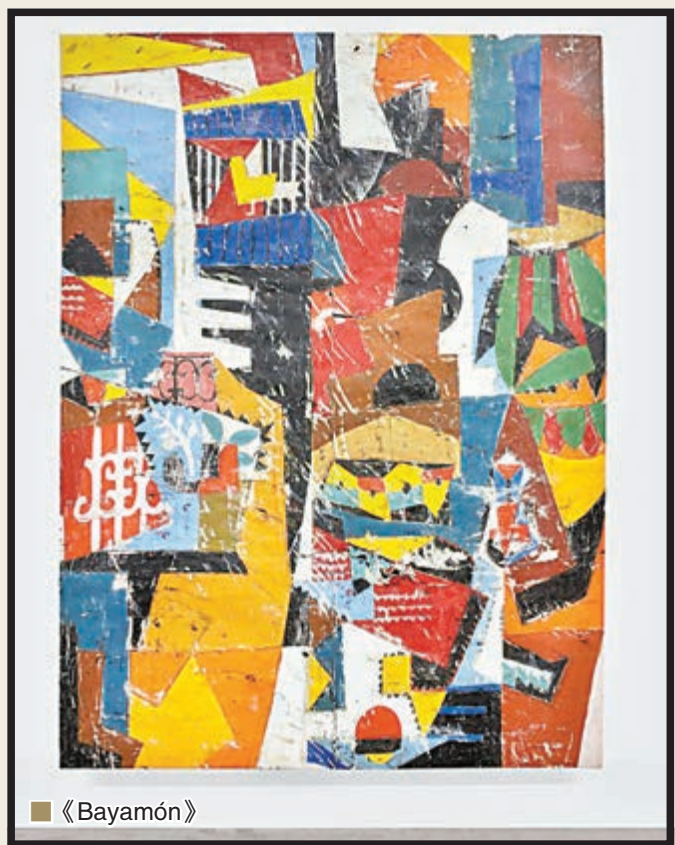
陳可「夢·露」畫展

時間：即日起至6月25日 11:00am-7:00pm
(星期二至六)

地點：貝浩登（香港）畫廊
(中環干諾道中50號17樓)

來自波多黎各的抽象「刮畫」

波多黎各青年藝術家 Angel Otero 畢業於芝加哥藝術學院，曾榮獲安納伯格表演與視覺藝術獎金，現在紐約布魯克林工作生活，他將於月底為香港首展帶來一系列視覺語言獨特的新作品。Angel Otero「刮畫」的特別之處在於，他善於整合不同的媒介，如木刻法和蝕刻等版畫法。通常，Angel Otero 會在玻璃平面上用油畫進行創作，當顏料近乎全乾後，再拿布塊把表面刮起以顯現出畫面上的負空間(negative space)。隨着不斷的刮起，畫布上的某些圖像會在轉移的過程變得更加清晰，而另一些則在此間變型。這種「剪接」最終會呈現出全新的視覺組合。深受二十世紀抽象主義和表現主義畫家影響的 Angel Otero 對繪畫過程有着特殊的重視，因此發展出了一系列注重材料本質，紋理豐富的刮畫作品。再加上需要親身參與創作全過程，所以畫作既是與藝術史的對話，同時也和其自身經歷及意識緊密結合。



■《Bayamón》

文：趙偉

展覽時間：2016年5月26日至7月2日
展覽地點：香港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407室立木畫廊

莫高窟一批傳頌孝道壁畫曝光

中新社電 敦煌研究院日前披露一批莫高窟壁畫中涉及感恩母親的生動故事，再現了中國古代父母含辛茹苦養育兒女的辛勞情景。這些壁畫故事內容涉及「父母恩深重，恩憐無歇時」，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」，「雖死勿忘奉父母，躬親至愛永如絮」，「若得好食奉於母，若得惡食自食之」等。

敦煌壁畫中的報恩經見於盛唐晚期，一直流行到宋代，一共39幅，另外，英藏敦煌繪畫品中有兩件巨幅報恩經變（「經變」指描繪佛經內容或佛傳故事的圖畫）。敦煌研究院認為，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，不斷與傳統的倫理觀念相融合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倫理觀念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「孝道」思想。



■莫高窟壁畫內容表達感恩父母。

如敦煌壁畫中的《父母恩重經》細緻描繪了從孩子出生到長大成人，父母養育的艱辛。其中，莫高窟第156窟前室東壁門北壁畫中，出現了看起來很現代化的嬰兒車，畫面中，一位母親手推四輪童車，一嬰兒安臥車中，兩條安全帶攔過車身。

記者發現，不少網友被此次莫高窟壁畫中所呈現的古人孝道所感染，並通過微博表示，「母親總是想盡她力量給我們最好的，這是今天看到的最具歷史感母親節寄語」。「欄車似母心，轆轤載兒行。石斑輪不轉，千年更可親。」

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，俗稱千佛洞，坐落在甘肅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，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，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、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地。

「初·仨」：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

大概是因為藝術家會受周遭不斷變化環境以及其他客觀因素所影響，所以早期的作品雖然技藝未必最成熟，卻一定最能體現其追求藝術理想的初心。這些看似稚嫩的作品中包含着他們最想對外界傾訴的心情與訊息。一向致力於挖掘並培養本土年輕藝術家的巨匠藝廊，六月將舉辦「初·仨」陶瓷展，為觀眾展示新晉藝術家——陳良珊、許俊傑與劉逸偉面對陶瓷時最原始的「初心」。

陳良珊去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，並曾參與在杭州舉辦的亞洲現代陶藝交流展。對她來說，陶瓷創作既是一場自我探索，也是暴露與隱藏的過程。她的作品中，我們常常可以見到痛苦不安且具有攻擊性的細小刺狀泥條。陳良珊認為徒手捏製泥刺的過程是不斷的重複，為了掩蓋現實。問題是，它們的鋒芒畢露卻真切地顯露了內心的情感。陳良珊說：「陶不只是表現自我

的工具，製作過程也是個人修為的磨練，從中我要接受燒製過程中的接連失敗也須具備不言敗精神，不斷展敗屢試。」

而在許俊傑看來，陶瓷創作涉及很多物料，所以創作就等於嘗試。今次展覽中他的新嘗試——「白瓷板系列」重新審視了手錶的存在價值。許俊傑將細薄的白瓷板壓在不同手錶上，呈現出透光及細緻的手錶輪廓，而光線所帶來的視覺效果也暗示着創作者與物件間朦朧的記憶殘存。另外，劉逸偉用陶瓷重構一個埋藏記憶心靈貯物櫃，在隱藏與顯現和仿製及原本之間，令人對所存物件產生好奇。《華嚴經》有云：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終」，在藝術創作的道路上，「初·仨」對三人而言是第一次展覽，也是需長期堅守的信條。

文：趙偉

展覽時間：2016年6月10日至7月4日

展覽地點：香港上環新街15A號地下巨年藝廊



■左一為許俊傑作品；中二為陳良珊作品；右一為劉逸偉作品。

